

(加) 约翰·萨瓦茨基 著
朱恩涛 李惠明 译

加拿大特工史

36

群 众 出 版 社

加拿大特工史

(加) 约翰·萨瓦茨基 著
朱恩涛 李惠明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MEN IN THE SHADOWS
THE RCMP SECURITY SERVICE

本书根据加拿大Doubleday Canada Limited 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版译出

加 拿 大 特 工 史

(加) 约翰·萨瓦茨基 著
朱恩寿 李惠明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29千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 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67·260 定价: 2.00元
印数: 00001——8000册
(内部发行)

内 容 简 介

本书作者约翰·萨瓦茨基是《温哥华太阳报》的专职记者，一九七五年任该报驻渥太华特派记者。他的关于骑警闯入魁北克自由新闻社的调查，引发了一场公众的论争，使他赢得了一九七六年的米切纳奖。

约翰·萨瓦茨基追溯了保安处的起源，描述了一九四五年古曾科叛逃事件后保安处的发展，介绍了保安处参与违法活动的情况和皇家骑警队反间谍活动的详细情况：诸如对非友好国家使馆的监听和对侦察对象的跟踪，保安处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密切关系，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警方对同性恋的追踪，三十五年来主要间谍案件，特五科（非法活动组）的崛起，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肮脏勾当。

由于作者的立场所限，本书中有些观点是错误的，希读者在阅读时加以鉴别。

4/24/69/21

目 录

前 言	(1)
致 谢	(1)
第 一 章 国际反谍网	(1)
第 二 章 隐身人	(21)
第 三 章 监视队	(34)
第 四 章 肮脏勾当	(49)
第 五 章 起始阶段	(64)
第 六 章 古普科叛逃	(81)
第 七 章 棘手问题与日俱增	(104)
第 八 章 分家的斗争 (一)	(120)
第 九 章 捉拿共产党	(128)
第 十 章 消除同性恋者	(143)
第十一章 男同性恋测谎机	(153)
第十二章 内部争执	(159)
第十三章 反克格勃	(175)
第十四章 其它国家的间谍活动	(195)
第十五章 分家的斗争 (二)	(216)
第十六章 整自己人	(230)
第十七章 五月造反	(259)
第十八章 火腿行动	(269)
第十九章 特五科的崛起	(285)

第二十章 温哥华的卑鄙行径.....	(302)
第二十一章 公开揭露.....	(314)
附录 (一)	(328)
附录 (二)	(336)

第一章 国际反谍网

一九七二年四月四日凌晨，更夫塞吉奥·佩里兹和另外一个古巴人正在接待室看电视里播放的电影。这是一幢现代化的十二层办公楼，坐落在蒙特利尔北角克利梅里大街3737号。整个顶层第十二层楼都租给了古巴政府，领事馆设在电梯的左边，商务处设在右侧，接待室设在一个角落里。这层楼上总共住了二十一个人，佩里兹的妻子和孩子睡在走廊尽头的一套房子里，古巴工作人员占据了其它房间。

大约在凌晨零点四十五分，一部电梯的门打开了，佩里兹吃了一惊。他思忖着：这层楼的房客都已经回来了，他已点过数，这么晚谁还会来呢？二十五岁的更夫站起来，朝开着门的电梯走去，里面空无一人。突然间，一股巨大的冲力把他猛烈地向后掷去，他被炸得血肉模糊。一颗放置在电梯顶棚上的威力很大的炸弹爆炸了，佩里兹正好站在冲击波的范围之内。佩里兹的伙伴在爆炸火焰圈以外，受了伤，但没有死。

楼顶被炸穿了一个洞。另外一部电梯的缆绳被炸断，电梯垂直落下，一直到第六层才被紧急制动闸刹住。大楼从顶层到七层都遭到了破坏。

几分钟以后，蒙特利尔市的两名警察赶到现场，沿着楼梯往上爬。当他们爬到十二层楼时，被吓得魂不附体，三名

古巴人手持比利时造的“FN”机关枪，枪口正对着他们。两名警察喊道：“我们是警察。”古巴人听到后却要扣扳机。两名警察吓得一个倒栽葱从楼梯上摔了下去。一个警察的后背着地摔成重伤，躺在地板上动弹不得。另一个警察听见了佩里兹的呻吟声，又回到十二楼的接待室。当他对佩里兹进行急救时，一个身佩武器的古巴人用枪筒戳他。古巴人忙于保卫他们的住地，而对他们受伤的同志佩里兹却没有采取任何救护措施。佩里兹因身上多处被碎玻璃扎伤而死在去医院的路上。

由于破碎的瓦砾还在散落，而且古巴人担心还会发生爆炸，古巴人最后放下了武器，撤出了办公楼。警察把他们带到第二十一警署审问，后接到渥太华的命令又把他们释放了。这群古巴人返回办公楼，要求让他们进去，遭到拒绝，于是他们就进行袭击，抓了毫无准备的警察。古巴人企图在楼里设置障碍不让外人进去。六个古巴人腰中插着手枪，把加拿大当局的人员挡住。其它人则试图销毁机密档案，但并未奏效。爆炸把洒水灭火系统炸坏了，湿漉漉的材料不易点燃。疯狂的古巴人把文件装在垃圾箱里，往上面倒酸性溶液，但酸水只能渗透上面几层纸。最后警察身穿防弹背心，手持来复枪和机关枪冲上去，把古巴人制服了，把六名佩带手枪的古巴人拘留了。

商务处是古巴设在北美间谍总部的掩护机构。爆炸事件发生的几小时之后，这个间谍总部的机密文件就留在那里没有人照看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古巴人过于热心保护他们的住地，却反而使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机密文件遭到损害。

上个月，古巴设在蒙特利尔的商务处曾遭到几次骚扰，

情况危急，以致警察不得不增加巡逻的次数。这次是在加拿大发生的反古巴爆炸事件中最严重的一次，但并不是第一次。一九六七年，一枚土造的里面装有几筒炸药的炸弹也在这座楼里爆炸。那颗炸弹是放在古巴商务处楼下的另一间办公室，警方相信爆炸的目标是古巴商务处。一九七一年，在这同一间办公室的前面发现了一个爆炸装置，被蒙特利尔警察安全地拆除了。一九六六年古巴驻渥太华大使馆也成功地被炸，一个以迈阿密为基地的反卡斯特罗的民族主义组织自称是他们干的。

在这次使塞吉奥·佩里兹丧命的爆炸发生的前一周，在渥太华发生了两起稀奇古怪的案件。六天之前，一颗十二英寸长三英寸宽的土造炸弹放置在渥太华郊区罗科克里夫村古巴大使乔塞·费尔南德斯·得科西奥博士官邸的外面，被罗科克里夫村的一个职员发现，把炸弹的引信卸掉了。尔后，在这次蒙特利尔电梯爆炸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一对小男孩在古巴大使馆门前发现了一颗炸弹，与在古巴大使官邸前面发现的那颗炸弹相似。孩子们把这颗炸弹移到隔壁小巷里的雪堆旁边。这个地区则被警察戒严，由一个陆军炸弹处置小组利用掩护板和钩子把这颗炸弹移开了。在炸弹放置的现场发现了两片纸，上面用红墨水写着“迈阿密”和“佛罗里达”的字样。这个“线索”是否要造成个假相使警方的侦探们认为，次日凌晨在蒙特利尔发生的爆炸是以佛罗里达为基地的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干的呢？而事实上这并不是他们干的。

三年多之后，即一九七五年，美国国会众议员、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罗纳德·德勒姆斯（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

人)的一名助手发表了一项声明,称蒙特利尔爆炸事件可能是中央情报局和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为了接近古巴商务处的住地获取文件,而策划的一种牵制行动。他声称,他的声明是有文件为依据的^①。对于这类指控,加拿大皇家骑警队是很少做出回答的。这次却一反常态做出了正式答复:“加拿大皇家骑警队断然否认共同预谋参与了一九七二年四月四日古巴商务处被炸事件。到目前为止,加拿大政府进行的调查也丝毫没有取得有关中央情报局卷入这个案件的证据。”事情就是这样。

说得婉转些,中央情报局对古巴在加拿大的活动是颇感兴趣的,这其中自有道理。从美加边界两侧获悉的情报表明,古巴驻蒙特利尔商务处是用来对美国进行谍报行动的机构。各个国家通常都把驻外使领馆和商务处作为谍报基地。但古巴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在美国没有这种机构,于是加拿大就成了最容易建立、最有效的接近点。可以自由通行的边界使古巴官员可以较为容易而又不冒风险地越过边境。在加拿大的古巴人享有不受限制旅行的特权,而苏联工作人员如超越渥太华郊外一百二十五公里就要受到限制。

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保安处从中央情报局获悉,古巴商务处的来往电讯均用密码,住在这层楼里的一个古巴人就是专职译电员。加拿大皇家骑警队对古巴工作人员的跟踪证实,商务处一些人的职责与促进古巴商品在加拿大的出售没有任何关系。对这层楼的观察发现,靠东北角一间房子的窗户被

① 德勒姆斯办公室现在声称,这些文件均为划有密级的文件,此事将不再进行讨论。——原注

白色胶合板挡住了。其它房间也都挂着窗帘，定期拉开和合上。商务处是古巴人用来搜集华盛顿情报的集中点，然后他们就把这些情报装入外交邮袋通过加拿大边境运往哈瓦那。位于楼层角上的那个房间无疑放着秘密材料，加拿大皇家骑警队和中央情报局几乎可以肯定，进入那个房间一定能够发现古巴在美国的一些谍报行动的档案。

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保安处驻蒙特利尔的古巴科与中央情报局密切合作。在调查“六七”展览会期间，中央情报局曾告诫加拿大皇家骑警队，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民族主义分子正计划炸掉古巴人居住的那座楼房。以佛罗里达为基地的古巴人把一支可以炸毁一辆坦克的口径为四英寸半的火箭发射筒，从圣劳伦斯河南岸偷运进加拿大，他们计划轰击古巴人的住所，但他们在发射地被截获了。

然而，中央情报局背着皇家骑警队保安处古巴科在加拿大也干了一些勾当。保安处驻魁北克的成员都深信不疑，魁北克工会和激进政治运动的某些人员是中央情报局派来的渗透者，他们的身份加拿大皇家骑警队并不知道。这种行为违反了双方现行的协议，协议明文规定：没有加拿大政府的允许和合作，中央情报局不能在加拿大实施情报行动。当这种案件被揭露时，加拿大皇家骑警队并不感到不快。在作者为撰写本书而进行的调研中，一位魁北克保安处的成员在会见作者时说：他在魁北克曾遇见一位大学教授，承认自己是中央情报局人员，其任务是与某些种族集团保持联系，报告这些集团及其人员的活动情况。这位教授的话是可信的。加拿大皇家骑警队把这些被揭露出来的情况通报给骑警队的各个部门，骑警队也通过正式手续转告给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

局又通过正式手续答复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予以否认。

“整个事情的处理过程都是敷衍塞责，似乎是‘老调重弹’”。他说，“我想每个人都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人指望中央情报局会承认那些事情。那只不过是他们要的一种花招而已。”^①

当中央情报局需要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协助时，它就把情况通告保安处。例如中央情报局计划培养一名以亲卡斯特罗身份打入古巴的间谍，它要把一个古巴人送到蒙特利尔的麦克吉尔大学学习以取得掩护身份时，就会将有关情况通报给加拿大皇家骑警队。

关于古巴商务处的活动情况，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中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皇家骑警队派驻蒙特利尔的古巴科的负责人是一位警士，住在圣塞里斯。从他的住地开车到古巴商务处要好长时间。可是这次爆炸事件发生后不久，他就赶到了现场，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致一些骑警队人员都认为他不可能这么快就从家里赶来。

在古巴商务处的办公楼里已空无一人并没有卫兵把守的宝贵时刻，这位警士进入古巴人的办公楼察看了一番。这些

^① 在撰写本书的准备工作中，被采访的保安处现职和退休人员都认为：尽管中央情报局否认，中央情报局也在加拿大进行间谍活动。人们普遍认为，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国都进行间谍活动，在加拿大也不例外。一个现职人员说：“如果中央情报局不在加拿大进行间谍活动，它就没有尽到职责。”

与皇家骑警队不一样，加拿大政府对中央情报局的渗透很关心。每过一两年当政府发现中央情报局渗透的案例时，就提出强烈抗议。有一次甚至提交了外交照会。美国政府每次照例是道歉，并解释说，间谍行动的规模较小，不代表中央情报局的政策，今后将不再重犯。——原注

绝密文件并没有被酸性溶液所破坏，绝大部分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事实上古巴人把这些文件堆积在一起，倒帮了他的忙。挂在暗室里晾干的底片都被扯下来了。

他找到的东西中最有价值的还是古巴的密码本。古巴人已经及时改变了密码，尽管如此，以前所有的电讯都有被破译的危险。这是自一九四五年苏联使馆人员伊格·古曾科携带一百零九份情报文件叛逃以来，保安处最大的情报收获。当古曾科叛逃时，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研究了他带来的文件并进行了调查。而这次根本就谈不到让加拿大皇家骑警队进行调查，几个小时之内，抄获的全部文件、密码本和一切有关材料都堆在了设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总部的一张办公桌上。在这一案件中，加拿大皇家骑警队古巴科主要是充当了文件转运站的角色。

按照惯例，中央情报局不能理所当然地“打入”保安处，于是它就不得不设法挤入皇家骑警队。外国情报官员经常以外交官身份为掩护被派到驻外使馆活动，因而驻在国的保安机关就需要了解他们的背景。全世界友好国家的保安机关均在一定程度上自由交换这种情报。这种情报交换密切了这些保安机关的合作关系。中央情报局是搜集情报的机构，不是保安机关。加拿大皇家骑警队在美国的对口单位是联邦调查局^①。

① 有人不禁要问，中央情报局为何不利用联邦调查局来从加拿大得到这样的情报呢？这是因为这两个美国机构有史以来就很少合作过。两家彼此相轻，互不服气。原联邦调查局局长 J·埃德加·胡佛十分戒备地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与中央情报局合作甚少，到一九七〇年甚至切断了与中央情报局的一切联系。一直到一九七二年胡佛去世，两家的联系才得以恢复。有时中央情报局向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索取联邦调查局所掌握的情报，因为加拿大皇家骑警队比中央情报局更有机会从联邦调查局得到这些情报。——原注

为了从皇家骑警队那里得到情报，中央情报局不得不采用两种手段，即操纵和交换。交换是互利的，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因为每一个单位都垂涎其它单位所占有的一些情报。皇家骑警队对古巴驻蒙特利尔商务处进行侦控，中央情报局很想了解该处的活动情况。另一方面，中央情报局具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皇家骑警队急切地想得到这些设备。于是两家就进行交换。中央情报局可以调阅保安处所掌握的派驻加拿大的古巴人的全部档案，包括跟踪的材料，这些情报只有驻在国政府才能提供。反过来，皇家骑警队得到了窃听设备，并由中央情报局人员安装（实际上并不是真正需要中央情报局人员来安装）。保安处得到了足够的窃听设备，并由自己的技术人员安装，用来对非古巴人进行侦听。

通过交换，中央情报局得到了情报，但它并没有获准参与对驻加拿大古巴人的侦控。古巴是中央情报局最重要的目标，但对加拿大来说并非如此。中央情报局如何才能说服保安处把古巴人作为重点呢？关键是操纵。中央情报局官员几次来蒙特利尔拜访，这些官员给保安处的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央情报局人员受过高等教育，机警干练，处世圆滑，在世界各地进行过活动。他们提供情报，提出建议，并招待喝酒吃饭。他们对古巴科特别重视，这就使皇家骑警队古巴科的人感到骄傲，引起其他人嫉妒，甚至反感。中央情报局安排皇家骑警队古巴科的人员到佛罗里达去旅游，让他们在秘密据点里饮酒作乐。

这种关系使中央情报局获利不小。保安处加强了对古巴人的侦控，所获的情况自然是两家分享。这种合作关系对古巴科也颇有益处，它发现了一些过去没有发现过的古巴人的

情况。但从全局来看这对保安处是不利的。古巴对加拿大来说并不是重点，保安处加强了对古巴人的侦控，发现了古巴人的活动情况，这势必削弱它对加拿大本身所需要侦控的重点对象的侦察。象其它机构一样，保安处也有预算，它所设立的“技术侦控点”——窃听设施，也要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因为每一个侦控点的设备和人力都需要一定的开支。每一个窃听点都需要一台录音机，一名把谈话内容译成英文或法文的翻译，一名整理谈话内容的速记员，一名分析材料的重要性的研究人员，当然还需要对此作出决断的官员们，最后还需要跟踪追击的侦察人员。同样，安装窃听器需要技术人员，需要周密的筹划和广泛的协作。对每个科均有设立技术侦控点的数量限制。在每年制定预算的时候，每个科都向有关方面进行疏通以增加本科侦控点的限额。现在古巴科所接受的任务超出了工作的需要，因为古巴在蒙特利尔的活动主要是针对美国的。这就意味着，技术侦控点的任务有所变更，本来主要是对反加拿大的对象进行侦听，现在转而主要针对古巴人。

中央情报局的渗入并不完全是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过错。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管理工作经常给中央情报局提供方便。根据政府的既定政策，美国与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上级单位交换情报，所以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与中央情报局在很多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合作是随着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大陆防御政策发展而开始的。筹划共同防御就要求合作双方共享军事情报。由于美国军事力量强大，技术又先进，很自然在这种共同防御中美国就必然会提供较多的秘密军事情报。一九五三年，加拿大国防部派菲利浦·尤伦为驻华盛顿

的专职联络官，以便获取加拿大所需要的情报。尽管情报通常都是保密的，但美国人还是慷慨的，满足了加拿大的大多数要求。

中央情报局在开展情报工作方面也是慷慨的，但它采用自相矛盾的工作方式来适应它自相矛盾的工作性质。中央情报局有两副“面孔”，或者说在它内部有两个机构，其一是地下谍报部，或被委婉地称为“计划”部，专门搞间谍勾当，对外国政府及有关事件进行操纵。这是个绝密单位，它的情报是绝不外传的；其二是情报部，主要是由一帮学者组成，他们分析资料——主要是公开资料，并提供有关国际事务的评价材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单位却叫做“情报部”。计划部是十分吝啬的；而情报部却是非常慷慨的。情报部经常编发有关苏联经济力量或其它题目的估价材料，渥太华可拿到所有这些材料的副本。报告可能要进行一些删节，与材料来源有关的一些字句要删掉，但报告内容本身却没有什么更改。

几乎每个月中央情报局均要编发一份西方世界感兴趣的叫做“国家估价”的报告。渥太华的外交部对这些报告很重视，因为它缺乏研究和分析人材，不能准备自己所需要的报告。一九五六年U—2侦察机对苏联进行定期侦察以后，从空中获取了大批情报。加拿大得到了一批从中挑选出来的照片。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不仅从中央情报局情报部得到情报，还从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以及其它部门得到情报。一九五七年，尤伦任驻华盛顿代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后来由国防部调往外交部，负责处理加美关系问题。

由于加拿大有一名联络官驻华盛顿，美国也要求在渥太

华派驻一名联络官，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双方互派联络官从原则上讲是简单易行的，但在实际上却不那么简单，其中另有文章。美国派到渥太华来的联络官，并不是来自希图从加拿大外交部获取情报的国务院，而是来自中央情报局，因为加拿大外交部能向美国提供的情报寥寥无几。美国联络官并不是来自中央情报局的情报部，而是来自计划部。很自然，计划部的代表主要是对加拿大皇家骑警队感兴趣，因为皇家骑警队掌握着加拿大的许多秘密情报。交换的性质是很清楚的，加拿大向美国提供十分机密的原始情报资料^①，而从美国得到许多经过情报分析的成品资料。美国的成品资料送往加拿大外交部和国防部，而美国从加拿大获取的原始资料却来自加拿大皇家骑警队。加拿大的受益者是外交部和国防部，它们得多失少，而骑警队保安处却是得不偿失。由于加拿大外交部主管加美关系，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骑警队就难以插手，但不管骑警队愿意与否，中央情报局却找上门来了，于是保安处就成了这种交易的牺牲品。

① 加拿大和美国的情报交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不容忽视，即通讯情报——电子信号的截收。本书没有涉及通讯情报的交换，因为这种交换是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加拿大通讯总局之间进行的。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把地球划分为不同的地区分工负责，截收电讯，共享所获情报。关于电讯情报交换的数量也是不平等的。加拿大从美国得到的多，给美国的少。然而，加拿大的贡献也是十分重要的。加拿大的地理位置，使它截收苏联北部地区的电讯十分方便。

多年来，通讯总局是在“国家研究委员会”的掩护名义下进行工作的。这种掩护于一九七四年一月由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比尔·麦克亚当和詹姆斯·杜布洛制作的一部电视记录片所揭露。从此以后，通讯总局就划归国防部。——原注